

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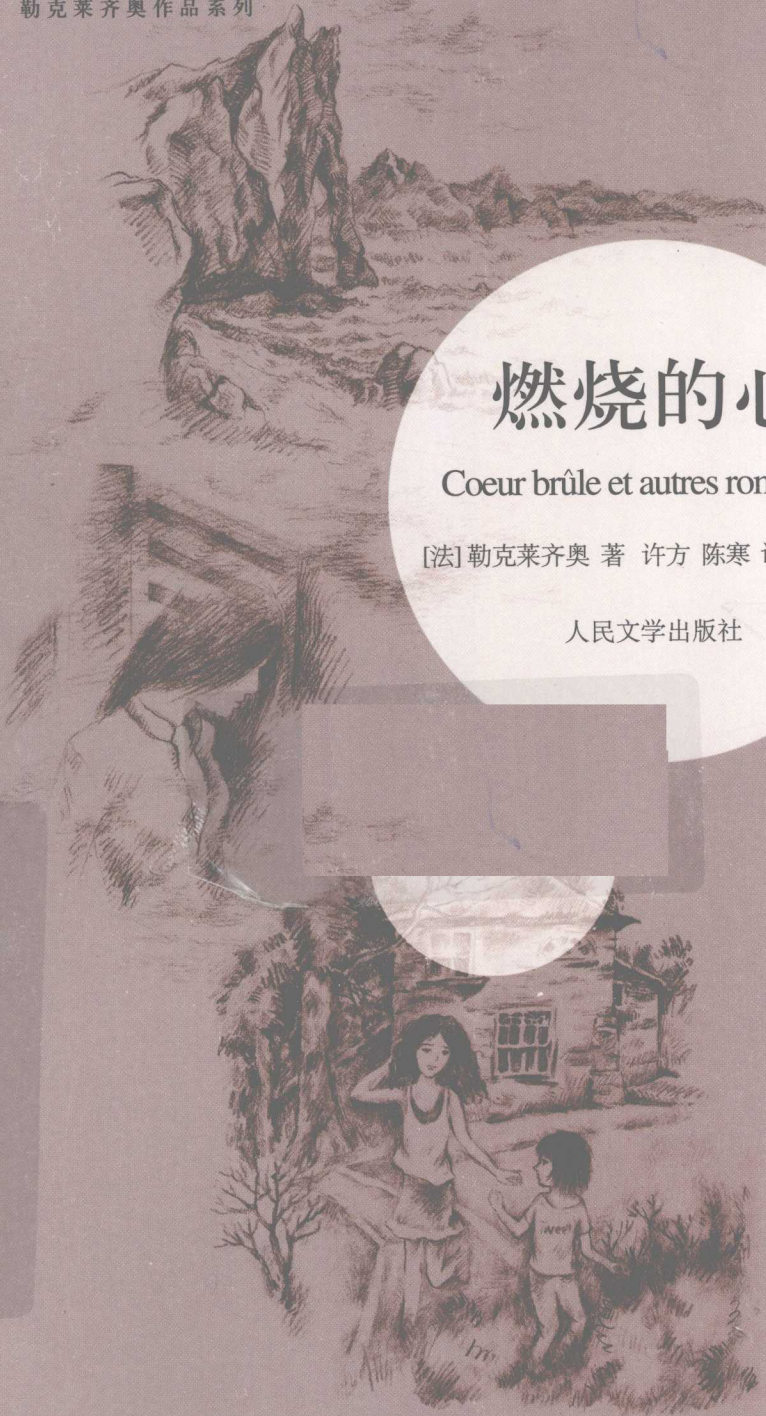
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

燃烧的心

Cœur brûle et autres romances

[法] 勒克莱齐奥 著 许方 陈寒 译 许钧 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

燃烧的心

Cœur brûle et autres romances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09-605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燃烧的心/ (法)勒克莱齐奥著;许方、陈寒译. 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

(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8272-8

I. 燃… II. ①勒…②许…③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2850 号

Cœur brûle et autres romances

J. M. G. Le Clézio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2000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特约策划:吴文娟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燃烧的心

[法]勒克莱齐奥 著

许方、陈寒 译 许钧 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

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272-8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燃烧的心	3
寻找奇遇	61
孤独旅馆	73
三个冒险家	81
卡丽玛	91
南风	105
宝贝	119
译后记	149



燃烧的心

高山燃烧了大家都会知道，
心在燃烧的时候谁又会知道呢？

1

她心心念念想见的是佩尔旺什，只有佩尔旺什。八二年夏天的照片上的这个女孩，那时约摸三岁，矮小的个子，穿着白色长裤和一件印有淡黄色“Tweety”字样的T恤。她站在郁金香大街的一幢房子前，花园一边杂草丛生，在她身边是一群小伙伴，何塞菲娜绰号皮娜，在孩子们中年龄最大，罗萨尔芭·拉·盖拉脸色苍白，看上去病怏怏的，克莱门蒂娜，小玛丽娅，放羊的贝托，还有卡洛斯，人们叫他卡洛斯·昆图，他站在稍前的位置，衬衫敞着露出肚脐，他留着一头像女孩一样的长发，因为他母亲希望他那严重的麻疹能被治愈。查维拉

一定也在，只是她不愿被拍进照片里，她是个孤儿，总是穿着一身旧衣服，脸被烟熏得黑乎乎的，一头直立着的短卷发乱蓬蓬地夹杂着麦秆。旁边水泥小房子里，皮娜的母亲，一个稍有些无精打采的漂亮女人，正画着指甲，在她身旁，看起来像个精神领袖的祖父用勺子敲击平底锅招呼着蜜蜂。

克莱芒斯多么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够延续。照片上，佩尔旺什紧依在她身旁，胖乎乎的小胳膊向后扬起，想要去找姐姐的手，她腼腆地微笑着，却像是一副快哭的表情，皱着圆嘟嘟的脸。她还不太会说话，渴了说“喝喝”，想吃糖就会嚷着“糖糖”。这张照片，克莱芒斯从来都带在身边，甚至多少年后，当她在波尔多司法学校上学时，还用透明胶带把它贴在寝室墙上。这是佩尔旺什真实的样子，比随后的一切都来得真实。照片从冰箱上移到壁炉上方，直到被放到法院办公桌上，用笔筒抵着斜立在文件夹旁，由于日光照射已渐渐发黄变硬。然而，从不，克莱芒斯从不将它放在相框里。照片上，T恤成了黄色的，白色墙面像是斑驳脱落了，还有那些杂草也枯萎了一般。而卡洛斯·昆图依然皮肤黝褐，加上他那头及肩长发，活像个希瓦罗人^①。每当克莱芒斯看

^① Jivaro，南美印第安人，居住在厄瓜多尔和秘鲁马拉尼翁河以北的蒙塔尼亚地区。

着这张照片，她仍能感受到街上的灼热，仿佛置身在那炙烤着扬尘大地的正午阳光下。经过史酷比的家，在稍远的街角处有个水龙头，妇女们排队等着打水，有拿平底锅的，还有些拿着用油罐加节棍子当手柄的自制水桶。克莱芒斯带着佩尔旺什来取水，可龙头周围黄蜂蹿飞使她害怕极了。下午放学后，在这儿，孩子们又聚在了一起，罗萨尔芭、皮娜、贝托，还有不上学的查维拉。流水只细细的一股，却是纯净的。一开始，埃莱娜用井水做饭，却引起了剧烈的腰痛，爱德华告诉大家，由于农场主们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喷洒农药，井水已被污染了。这自来水有些凉，它源于镇子另一头的火山脚下。有时水会停流，人们说，在水道那边的新建街区里，富人们在花园里设游泳池，使得源头枯竭了。“复兴”、“天堂”、“梦想”，这些街区总叫着些诸如此类与它们毫不相称的名字。镇子里地势高的地方基本都缺水，圣帕布洛街区的水龙头前排起了一公里的长队，妇女们要等数小时才能接上水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也算不上真正的苦差事。欢声笑语，嬉闹尖叫，还有各种游戏总是伴随着他们。人们接着水将一个桶灌满。贝托骑上他那辆旧到车座直晃的越野自行车，将打得满满的水桶放在车把手上稳着往回骑去。街道尽头是一座老房子，一只蜘蛛猴被链条拴在庭院里。去水龙头那儿

接水的路上，克莱芒斯领着佩尔旺什来瞧瞧这猴子。房子无人居住，只有这只大猴子一身黑毛直立着，模样凶恶丑陋，每次都像是要攻击人，摆着一副狰狞怪相，露出一口黄色尖牙。佩尔旺什掩面紧靠在克莱芒斯身旁，然后偷偷地瞥一眼，接着她俩便大笑着双双逃走了。所有这一切是那么遥远，却又历历在目。克莱芒斯从没忘记那时的日子，她不时地陷入其中如同活在一场被打断的梦里。

如今，克莱芒斯夜不能寐。佩尔旺什走后，她没过过一个安稳的夜晚。每天一到凌晨三四点，她便被一阵短而急促的铃声吵醒，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惊出一身汗，心怦怦直跳。保罗仍在一旁安详地睡着，发出微鼾声。

克莱芒斯开始拒一切于千里之外。像是秘密地计划着什么，她固执地中断了学习交流，拒绝去朋友聚会。当她决定要在保罗的办公室沙发上睡觉时，他很是不解。没有任何牢骚与抱怨，她板着脸，冷漠的神情除却了灼身热浪，水乳交融之爱与忘情的温柔她不需要。

佩尔旺什离开的那个夏天是那么炎热。马路上沥青被晒化了，盆栽小灌木也枯萎了。天空压得很低，与灰色的海混为一色，海水深沉，平静的海面泛着青灰色，到了夜晚便蒙

上了一层带有珍珠色泽的玫瑰红，美妙而迷离。克莱芒斯回想着这些日子，仿佛空气的热度，海天的颜色都成了致使佩尔旺什出走的罪魁祸首，将她卷入灾难，带向毁灭。是这样沉闷压抑的空气与海水侵蚀着佩尔旺什，将她推入了深渊。

在那个灼热的夏天，当伊莲娜和她的新情人让-吕克在戛纳昂蒂布街的一栋房子里住下后，一切就改变了。有个小混混，可怜的家伙，因为一头红发被人叫做红，他的真名叫洛朗。还有斯特恩，自称是摄影师，爱好诱惑那些没有判断力的小女孩，是他们将佩尔旺什套入了陷阱。克莱芒斯愿意相信这就是事实，然而，在心底，她清楚地知道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祸根深藏已久。

当夜幕降临，啊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夜幕一降临，就会有几分狂热，几分躁动。就像是什么节日在准备着。特别是在九、十、十一月那些天气晴好的日子。空气温和清新，篱笆上的牵牛花开得正旺，萤火虫落在小草上。蛤蟆在水沟里呱呱欢唱着。孩子们在郁金香大街上用木条枯枝点起了火，火柴盒在手中传递着。甚至连那些小不点儿，如玛丽娅，也往火中扔些老藤、干草、废纸之类的。火苗儿越烧越旺，一直蹿上了天空。卡洛斯·昆图喊叫着，沿着砖墙奔跑，他

散乱着头发，脸上映着红色的光芒，活像一个野孩子。

接着，他们做起了游戏。克莱芒斯没有忘记。这条街是他们的天地。女孩们牵起手，迈着有节奏的步子，占了整条街道。她们唱道：“喔！哎哟，哎哟，美丽的城堡哟！”^①

街道另一端，男孩们组成了另一队，有贝托、埃里贝托、戈多、帕斯托拉，也有几个女孩同他们一起。查维拉不喜欢和女孩们一队，她站在男孩那队靠后的位置，前倾着身子，张开双臂，暴躁得像只蜘蛛猴。男孩子一队声嘶力竭地对唱着：“哎哟，哎哟，美丽的城堡哟！”女孩们继续往前：“美丽的城堡哟！你们想要什么哟？”男孩们嬉笑道：“美丽的城堡哟！我们想要糖果果！”女孩们再往前一步，高唱道：“美丽的城堡哟！还想要什么啰？”男孩们唱道：“美丽的城堡哟！亲一个啰！”女孩们刹住了闸：“美丽的城堡哟！做你的美梦啰！”之后大家便转身回到街两头，另一组游戏开始了。

大人们坐在屋前看着，阴暗的街上再次爆发出喊叫声，那集结了孩子们所有力量的清脆嗓音就像是一句口号：“哎哟，哎哟，美丽的城堡哟！”

① 游戏时的对唱，原为法语儿歌，被西班牙儿童误以为是西班牙语传唱，后又传入墨西哥，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。

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直到十一点，有几次直至午夜。一到晚上，女孩们只想着这些，想着街上的游戏，想着跳跃的火花，想着呐喊尖叫，想着开怀大笑。其他时候，街道总是被那些来往于阿纳华克包装合作社的卡车占着。下午，当太阳炙烤着大地时，啤酒商贩的店铺前就会有酒鬼在那儿，喝完酒他们就睡在洋槐和金凤花树荫下。街上满是噪音与灰尘。在卡帕夸罗印第安人的鞭笞下，骡队从山上拖着原木要运去锯木厂，他们的嘴角被鞭子抽破了皮。其后跟着些老印第安人，裹着他们的蓝色披肩，带着鳄梨、芒果，还有些硬得跟木头差不多的小梨子。在下午的高温下，连狗也变得不一样了，一身黄毛，饥饿贪婪的样子，极其危险。它们来自靠着运河的伞兵街区。史酷比跑出来追赶着它们，但有时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，粘着唾沫的獠牙将它吓了回去。

克莱芒斯回想着郁金香大街上的这些往事，她忽然像是远离了法官办公室，脱离躯体来到了另一个星球，如同置身一座大花园，在那儿，她和佩尔旺什永远都不必分开。

夜幕一降临，郁金香大街便属于孩子们了。轿车、卡车不再会从这儿驶过。大人们回来了，他们待在门口，几乎不说话，像是在回忆着什么。孩子们则为了尽早来到街上，匆匆吃了甜面包，喝完了牛奶。

克莱芒斯很快便融入了进来。一开始，她将佩尔旺什留在家里，跟着伊莲娜还有抽雪茄烟的爱德华·佩里纳。佩尔旺什怕火，听到孩子们的叫喊声她便会躲去母亲身旁。

之后的一个晚上，克莱芒斯也记不起是怎么了，只记得佩尔旺什牵着她的手，她俩一起来到街上和女孩们声嘶力竭地高唱起来。放羊娃贝托喜欢着克莱芒斯，他陪着她来到火堆旁。贝托会做热气球，他把混凝纸浆涂在锅底上晾干，再在下面系上用食品罐头做的小吊篮，里面装满木刨花和沾满汽油的石棉。他点着火，热气球被吊篮里的火焰映照着，就跟被砍下的脑袋一样，飞向了漆黑的天空。但他只在某些天放飞热气球，就像庆祝节日那样。因为那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准备，不是所有的都能飞起来。再说这是被禁止的。有一个晚上，热气球落在了圣帕布洛街区一户人家的屋顶上差点儿着起火来。然而这发着微光的星星升上夜空时是那么的好看。克莱芒斯仍觉得心跳得厉害，看着热气球在郁金香大街上空闪光，感受着握紧自己手的妹妹的温度。

2

那年普罗旺斯的夏天热浪灼人，酷暑难耐。时近七月，

佩尔旺什离开了家。她甚至都没有参加中学毕业会考，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通不过的，因为她根本没作任何准备。一整年，她都只是在闲逛，常和红头发洛朗一起，进小酒店，泡夜总会，参加聚会，或者仅仅是在大街上游走。她喝起了啤酒，抽起了香烟。下午，她和洛朗在山脚下的一座废弃车库前碰面。洛朗撩起车库的帘子，他们钻了进去。那里散发着一股污油的难闻气味，还有一种更具刺激性的像麦秆或是发酵草堆的味道。他们在地上铺着的毯子上做爱。

小巷里，一群玩滚球的人待在那儿。佩尔旺什经过时，他们看着她像是在取笑她，他们应该只是开玩笑，但对佩尔旺什来说都一样。洛朗捏紧拳头，想要和他们干上一场，嘴里嘟囔道：“我要用他们的球打爆他们的嘴！”看着这生气的小公鸡，更让他们觉得有意思了。

佩尔旺什做爱时没有脱光衣服，尽管身下还有毯子，背上还是被碎瓦砾划出了痕迹。她喜欢感受洛朗喉咙下突突的心跳，汗水从他肩头缓缓流下，她吮入嘴里融进唾液。她放任自己的欲望在体内膨胀。这是如此美妙的时刻。她可以忘却高中恼人的时光，忘却和母亲无休止的争吵，忘却让-吕克充满敌意的目光，忘却克莱芒斯那无声的蔑视。有一次，姐姐对她说：“你，你从没考虑过自己的人生，你只知道找

情人，就跟换衣服一样。”佩尔旺什想：“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人生做点什么呢？”

她结识斯特恩是在七月里。洛朗对此并不知情。佩尔旺什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，或许是从一个朋友那得知的。斯特恩多多少少总要找些不同的女孩来，为了摄影、时尚、做广告什么的，具体做些什么也不是很清楚。他在市中心一家大咖啡馆的楼层里租了一间足够大的工作室，这地方之前为一些艺术家所用，据说尼古拉斯·德·斯塔埃尔^①也曾在这儿工作过。房间整个被漆成了亮白色，通过大观景窗采光，其上的盘卷铁饰使窗子不那么透明，从而透出一种即使在盛夏也显得奇异、清冷、忧伤的光线。

第一次见面，佩尔旺什让洛朗陪着她去。她刚满十六岁，她觉得带个朋友一起去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些。斯特恩和她边聊边在小本子上做着笔记，洛朗则坐在一旁椅子上。斯特恩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却有些无精打采，一头金发，近视眼镜下有着一双稍稍前突的蓝色眼睛。对于佩尔旺什来说，他有些年长，不同于自己，也不同于那些她通常避之不及的人，因为她发现在大街上他们总是色迷迷地看她。斯特恩用

^① 尼古拉斯·德·斯塔埃尔(1914—1955)，俄裔法国画家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领军人物。

“你”来称呼她，而她却用“您”来回答，尊称他为“先生”。工作室另一端，洛朗不耐烦地翻看时尚杂志。他抽着烟甚至都不屑朝佩尔旺什看一眼。

随后，斯特恩给佩尔旺什一套拍照用的泳衣，让她去浴室更换，其实那只是工作室里被隔板隔开的角落，里面有一面镜子和化学盥洗池。佩尔旺什高大圆腴，她丰满的胸部和宽厚的胯部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，正因如此，当她表明自己年满十八时，斯特恩并不感到惊奇。泳衣太小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但那毕竟是一件豹纹泳衣，她走出浴室的那一刻，斯特恩的脸上闪过一丝光亮。他说：“好，非常好，你转下身子。”她后退一步，原地转了一圈。光着脚站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让她感到厌恶，于是她重新穿起了便鞋。过小的泳衣紧束着大腿，凸显出胸部的轮廓和已经有些圆的肚子，她感到荒唐可笑，起码她觉得斯特恩看到她的肚子时定会猜想她怀孕了。她的肩膀常被胸罩肩带勒出红印子，穿着泳衣倒是让双肩舒服了不少。佩尔旺什的皮肤总是很容易起印子。小时候，克莱芒斯用手按在妹妹大腿上玩，手指留下的印迹就像是画在皮肤上的粉红色花朵。与此同时，斯特恩完全兴奋起来，他身子微微前倾，绕着佩尔旺什按着快门。一撮发油的头发垂在脸前，他用力往后一甩。相机快门发出奇怪恼人